

春秋公羊禮疏

二



卷之二 俗學雜記

二

春秋公羊禮疏

一

凌曙學

中華書局

春秋公羊禮疏

二

凌曙學

中華書局

叢書集成初編

公羊問答（及其他一種）二冊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二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二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春秋公羊禮疏

此據咫進齋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 春秋公羊禮疏序

序曰禮有三起。禮理起於太乙。禮事起於遂皇。禮名起於黃帝。迨至唐虞。命秩宗典三禮。而祭天地宗廟之屬。爰分爲天地人。而三禮之名乃立。降至夏殷。互有損益。商辛不道。彝倫乖舛。治法淪亡。維時西伯。日擊王章。禮壞樂崩。故設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官禮萌芽。造端於此。亦越武王。克商反政。當其所重。民食喪祭。文公繼志。經曲粲然。禮有五經。吉凶軍賓嘉也。以吉禮敬鬼神。以凶禮哀邦國。以賓禮親賓客。以軍禮討不庭。以嘉禮合昏冠。父作子述。蔑以加矣。東遷而後。九服徒存。一線未絕。宗邦積弱。並失侯度。親盡之廟不毀。昭穆之主逆祀。是祠祭不以禮。而吉禮亡矣。亂聖人之制。欲久喪而不能。是喪祭不以禮。而凶禮亡矣。以大夫而會諸侯。以諸侯而召天子。是朝覲不以禮。而賓禮亡矣。作三軍。作邱甲。逾時不蒐。而忘武備。是師旅不以禮。而軍禮亡矣。取同姓以爲昏立妾媵。而爲適。是昏姻不以禮。而嘉禮亡矣。觀夫古帝王之經理天下也。得禮治。失禮亂。得失之所關。治亂之所本也。可不慎與。是以淫辟之罪多。昏姻之禮廢也。爭鬪之獄蕃。鄉飲之禮廢也。骨肉之恩薄。喪紀之禮廢也。君臣之位失。朝聘之禮廢也。由是觀之。六經之道同歸。禮樂之用尤急。周禮在魯。何以視爲具文也。然道無終晦。聖不虛生。倉帝失權。水精繼王。孔子以有宋之裔。生衰周之末。自衛反魯。道曠不行。乃退考五代之禮。修六藝之文。因魯史而制春秋焉。賸東門化鳥之書。創西狩獲麟之制。五始提要。三統參徵。承百王而號素王。總千聖而爲元聖。經立九月。道光奕

世治國之體備矣。生民之紀在焉。在昔三王之道。一質一文。若順連環。春秋改周之文。從殷之質。揅溢扶衰。非故相反。亦所遭之變然也。說者謂春秋爲漢帝制法。故其制度文爲多所採擇。魏晉而後。沿襲相承。元魏景明時。孫惠蔚因禘祫上言。謂今之取證。唯有王制一簡。公羊一冊。考此二書。以求厥旨。是以兩漢淵儒。魏晉碩學。咸據斯文。以爲朝典。原夫公羊。至漢始著竹帛。鄒夾無傳。嚴顏最盛。然是非不明。句讀亦失。於是任城何君。起而修之。探東國之微言。闡西河之至教。依經立注。厥功偉矣。觀其解詁。言禮亦詳。徐氏之疏。乃詳於例而略於禮。未能如孔賈之該洽也。今取徐氏之疏。而補疏之義。若隱略。則更表明。如有不同。便徵他議。自鄭氏三禮注。晉宋諸志。通典唐志。苟有合於何義者。罔不甄綜。凡以疏通證明。而詳其論說云爾。

嘉慶歲在己卯。後四月上浣。江都凌曙撰於粵東之節署。



公羊之學。蔽冒久矣。言之失實者。是蕞殘也。議之蹈空者。猶拾漚也。君子何貴乎譎言。自七十子之後。一卷之書。不勝異說焉。於是奮其私智。創爲流說者有之。師資既無。功力亦薄。世有如仲舒之下帷。邵甫之閉門。知幾藏往。而潛心大業者乎。班固以董生爲儒宗。王嘉以何氏爲學海。後有作者。漢儒弗可及矣。若夫視皮面牆。要眇之論。無由而知。雖有日月之光。盲者不能見。雷霆之聲。聾人不能聞。是至明無補於瞻。至震無救於聳聒也。欲治公羊。而未學膚淺。亦終不能精已。荀卿曰。春秋之微也。又曰。春秋約而不速。太史公曰。約其文辭。而旨博。范寧曰。君子之於春秋。沒身而已矣。由是觀之。口傳耳剽之談。無怪乎億錯之妄也。大抵空言無補。惟實事求是。庶幾近之。而事之切實。無有過於禮者。舊疏嫌其闕略。故撰公羊禮疏十有一卷。正徐氏解禮之失。破諸儒持論之偏。引據經史。疏通而證明之。復撰禮論三十篇。都爲一卷。又有緒論。未著於篇。而不盡涉乎禮者。撰公羊問答二卷。在昔荀爽有公羊問答五卷。荀爽問。魏安平太守徐欽答。今自爲問答。變其例。而仍襲其名。其間有與惠定宇先生之九經古義。錢竹汀先生之答問相同者。諸如此類。一概從刪。恐不知者以爲似伯尊之攘善矣。蓋自隨唐以後。儒者以爲孤經。幾不厝懷。何氏之學。雖盛行於河北。而北方之明公羊者。魏梁祚一人而已。漢儒之書。遺佚殆盡。猶幸仲舒之繁露。十有七卷。尙在人間。曩已爲之注釋。固表裏而相資矣。舉凡所著之書。彙成一家之學。不欲摻扯左穀。爲三傳之調人。先儒爲事。莫詳於左氏。義莫精於公羊。春秋乃明義之書。非紀事之書也。若云紀事。一良史之才已足。何至游夏之徒。一辭莫贊。將謂春秋非事實不明。孔子不能逆料。邱明爲之作傳。世無左傳。而聖

經亦因之而晦乎。似非通論也。春秋固無傳而明者也。孔子假當日之行事。而王法寄焉爾。其事實不足繫有無之數也。故公羊略之。史重事。經重義。未修之春秋。魯史也。既修之春秋。孔經也。古者。人君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春秋是動作之事。左史其職也。此指未修之春秋而言。若已修之春秋。重義而不重事矣。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邱竊取之矣。事與義之辨。豈不彰明較著也哉。若舍公羊而求義。是水行而棄舟楫也。陸行而無欄轡也。江河之惡沱。不可知。況滄海乎。衆山之崩。不可知。況東岳乎。然則公羊。其治經之梯航也乎。吾以爲治是經者。由聲音訓詁。而明乎制度典章。以求進夫微言大義。猶魯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頰宮。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也。僕以闕茸之資。無摩研編削之才。亦無游博持掩之好。唯篤嗜公羊春秋。覃精竭思。力索有年矣。然窮其枝葉。而未及宗原。是知執寸莛以撞鐘。燭一炬而露鑊。其無益也明甚。不有賢哲。何足以知春秋。管子云。老馬識途。予雖駑駘。亦既爲之前驅矣。士有志於春秋者。尙或覽焉。不致驚瀆洋而悲歧道也乎。

嘉慶歲在己卯。秋八月。既望。江都凌曙。撰於粵東之節署。

## 凡例

疏不破注。向例如此。今間有未安者。引先儒之說以正之。實事求是。非敢難詰也。

注中雜引四代之禮。不盡周制也。可證者證之。無則闕疑。若舊疏概以爲時王之禮。殊欠明晰。

注中如郊禘六宗明堂祥禋之制。異議紛如。今但取其合於何義者。引一二說以證之。餘則不敢濫登。疏中所引。皆序而不斷。然觀其去取。亦可知從違之所在矣。若臚列諸說而上下其議論。是經說而非疏體。

漢書藝文志。公羊經傳各十一卷。宋王儉七志。梁阮孝緒七錄。皆云何注十一卷。以閔公附莊公也。今疏之卷數。一仍何注之舊。

# 春秋公羊禮疏卷一

清 江都凌 曙學

隱公

元年春王正月

注惟王者然後改元立號

疏班固白虎通春秋曰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改元位也王者改元年即事天地沈約宋書禮志魏明帝初司空王朗議古者有年數無年號漢初猶或有世而改有中元後元元改彌數中後之號不足故更假取美名非古也述春秋之事曰隱公元年則簡而易知漢世之事曰建元元年則後不見宜若古稱元而已樂資春秋後傳諸王者改元諸侯改元自汾王以前未有也晉竹書曲沃莊伯十一年十一月則用夏正爲歲首而秦譜至宣公初志閏月不惟改元又改歷矣萬氏斯大學春秋隨筆君曰元首臣曰股肱天子爲天下共主五等諸侯出作屏藩入爲卿士依然臣也一統天下咸奉正朔同軌同文安有諸侯改元之理即曰國自有史亦必大書天子之年而分繫其事何休曰必天子然後改元此說是也白虎通所以有夏殷周之號何以爲王者受命必立天下之美號以表功自克明易姓爲子孫制也夏殷周者有天下之大號也百王同天下無以相別改制天下之大禮號以自別於前所以表著已之功業也必改號者所以明天命已著欲顯揚已於天下也已復襲先王之號與繼體改文之君無以

異也。不顯不明。非天意也。

注夏以斗建寅之月爲正。平旦爲朔。法物見。色尙黑。殷以斗建丑之月爲正。雞鳴爲朔。法物牙。色尙白。周以斗建子之月爲正。夜半爲朔。法物萌。色尙赤。

疏伏生尙書大傳。夏以孟春月爲正。殷以季冬月爲正。周以仲冬月爲正。夏以十三月爲正。色尙黑。以平旦爲朔。殷以十二月爲正。色尙白。以雞鳴爲朔。周以十一月爲正。色尙赤。以夜半爲朔。不以二月後爲正者。萬物不齊。莫適所統。故必以三微之月也。三正之相承。若順連環也。孔子承周之弊。行夏之時。知繼十二月爲正者。當用十三月也。

注禮年二十見正而冠。

疏荀子。天子諸侯。子十九而冠。冠而聽治。其教至也。劉向說苑。周召公十九見正而冠。冠則可以爲方伯。諸侯。又冠禮。十九見正而冠。古之通禮也。白虎通。禮所以十九見正而冠者。何。漸二十之人耳。男子。陽也。而成於陰。故二十而冠。曲禮曰。二十弱冠。言見正。何以知其不謂正月也。以禮士冠經曰。夏葛屨。冬皮屨。明非歲之正月也。又陽小成於陰。陰大成於陽。故二十而冠。

注士冠禮曰。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諭其志也。

疏注杜佑通典。後漢何休冠義約制云。將冠子者。具衣冠。冠者。父兄若諸父宗族之尊者。一人爲主。主人告所素敬僚友。一人爲冠賓。必自告其家。告曰。某之子某若弟某長矣。將加冠於首。願吾子教之。賓

既許。主人自定吉日。先冠一日。宿告賓曰。請以明日行事。賓曰。敢不從命。主人洒掃。內外皆肅。執事者於兩楹間。爲冠者設北鄉筵。又設賓東鄉筵。兩筵相接。授冠以篋器。設於兩筵。又設罇爵於東方。冠者如常服。待命於房。夙興。賓到。迎延揖讓如常。坐定。執事白請行事。主人跪告賓曰。請勞吾子。賓跪答曰。敬諾。賓起立。西序東西聽命之禮。賓冠者與西鄉拜賓。賓答拜訖。命就筵。賓主各還坐。冠者北鄉筵坐。復賓跪曰。吾子之使。請將命。主人跪答曰。勞吾子。賓起就東鄉筵。執事者執爵。跪向冠者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維祺。介爾景福。冠者卽坐。賓跪加冠訖。冠者執爵酌地。然後啐酒。訖。賓興。復還本坐。主人亦起。乃俱坐。冠者還房。自整飾。出拜父。父爲起。若諸父昆弟。羣從及兄。應答拜者。答拜如常。入拜母。母答拜。其餘兄弟及姑姊妹。皆相拜如常。主人命冠者出。更設酬爲勸。乃罷。異日有祭事。白告祖考者。自如舊祭禮常儀。

注冠而字之。敬其名也。

疏。白虎通。人所以有字何。冠德明功。敬成人也。故禮士冠經曰。賓北面字之曰伯某甫。叔仲季。聽其所當。又曰冠而字之。敬其名也。所以五十乃稱伯仲者。五十知天命。思慮定也。能順四時長幼之序。故以伯仲號之。禮檀弓曰。幼名冠字。五十乃稱伯仲。賈公彥曰。殷實二十爲字之時。兼伯仲叔季而呼之。周文爲字之時。未呼伯仲。至五十乃加而呼之。故檀弓云。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周道也。注公侯之有冠禮。夏之未造也。

疏。通典五經要義云。冠嘉禮也。冠首服也。首服既加。而後人道備。故君子重之。以爲禮之始矣。孔子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又曰。不莊以蒞之。則民不敬。此人君早冠之義也。王教之本。不可以童子之道理焉。或云。周禮雖有服冕之數。而無天子冠文。又儀禮云。公侯冠禮者。王肅鄭元。皆以爲夏末衰亂。箕弒所由生焉。故作公侯冠禮。明天子無冠禮之審。又無大夫冠禮。古者五十而後受爵。何大夫冠禮之有。周人五十而有賢才。則試以大夫之事。猶行士禮。故筮賓於阼。以著代。離於客位。三加彌尊。皆士禮者也。今按大戴禮有公冠篇云。公冠四加。天子亦四加。又家語冠頌云。王太子之冠。擬諸侯之冠。天子之元子。亦擬諸侯。四加。諸侯之子。同於士。據此。自天子至於諸侯。非無冠禮。但因秦焚書。遂同蕩滅。其周制士冠禮頗備。王者時采行焉。

注。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

疏。白虎通。王者太子亦稱士。何。舉從下升。以爲人無生得貴者。莫不由士起。是以舜時稱爲天子。必先試於士禮。士冠。注曰。天子之元子。猶士也。

注。禮。男子年六十閉房。

疏。白虎通。男子六十閉房。何。所以輔衰也。故重性命也。又禮內則曰。妾雖老。未滿五十。必預五日之御。滿五十不御。俱爲助衰也。至七十大衰。食非肉不飽。寢非人不暖。故七十復開房也。

傳。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

疏。白虎通。曾子問曰。立適以長不以賢。何以言爲賢。不肖不可知也。尚書曰。惟帝其難之。立子以貴不以長。防愛憎也。范蔚宗後漢書。光武十九年。詔春秋之義。立子以貴。東海王陽。皇后之子。宜承大統。皇太子疆。崇執謙退。願備藩國。父子之情。重久遠之。其以疆爲東海王。立陽爲皇太子。苟悅論。聖人之制。必有所定。所以防忿爭。一統緒也。春秋之義。立適以長。立子以貴。是其言適無二也。貴有常也。以弟及兄。則貴有常矣。

注。禮。適夫人無子。立右媵。右媵無子。立左媵。左媵無子。立適姪婦。適姪婦無子。立右媵姪婦。右媵姪婦無子。立左媵姪婦。

疏。劉熙釋名。姪婦曰媵。媵。承也。承事嫡也。太卜疏。按昭二十六年傳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下。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休以爲春秋之義。三代異建。適媵別貴賤。有姪婦以辨親疎。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王后無適。明尊之敬之。義無所卜筮。不以賢者。人狀難別。嫌有所私。故絕其怨望。防其覬覦。今如左氏言。年鈞以德。德鈞以下。君之所賢。人必從之。豈復有卜。隱桓之禍。皆由是興。乃曰古制。不亦繆哉。

注。質家親親。先立娣。文家尊尊。先立姪。適子有孫而死。質家親親。先立娣。文家尊尊。先立孫。其雙生也。質家据見立先生。文家据本意。立後生。皆所以防愛爭。

疏。許慎五經異議。公羊說。質家立世子弟。文家立世子子。李百藥北齊書。刁柔傳。時議者以爲立五等。



得邑承襲者無適子。立適孫。無適孫。立適子弟。無適子弟。立適子孫弟。柔以爲無適孫。應立適曾孫。不應立適子弟。議曰。柔按禮。立適以長。故謂長子爲適子。適子死。以適子之子爲適孫。死。則曾元亦然。然則適子之名。本爲傳重。故喪服曰。庶子不爲長子。三年不繼祖與禰也。禮記公儀仲子之喪。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弟何也。子服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發。微子舍其孫盾而立其弟衍。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鄭注曰。仲子爲親者諱耳。立子非也。文王之立武王。權也。微子適子死。立其弟衍。殷禮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注曰。據周禮。然則商以適子死。立適子之母弟。周以適子死。立嫡子之子爲適孫。故春秋公羊之義。適子有孫而死。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喪服云。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小記云。祖父卒而後爲祖母後者。三年爲出母無服者。喪者不祭故也。爲祖母三年者。大宗傳重故也。今議以適子孫死而立適子母弟。適子母弟者。則爲父後矣。適子母弟。本非承適。以無適。故得爲父後。則適孫之弟。理亦應得爲父後。則是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旣得爲祖服。斬而不得爲傳重者。未之聞也。若用商家親親之誼。本不應適子死而立適孫。若從周家尊尊之文。豈宜舍其孫而立其弟。或文質愚用惑焉。

傳子以母貴。

疏陳壽三國志。魏志注典略。載瓚表紹罪狀曰。春秋之義。子以母貴。紹母親爲婢使。紹實爲賤。不可以爲人後。以義不宜。乃據豐隆之重任。忝汚王爵。損辱袁宗。紹罪九也。